二百五

論語古注集箋一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箋〕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集解〕○釋文亦說音悅注同通稱尺證反說懌音亦〔箋〕子者白虎通號篇云丈夫之通稱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同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江都汪中述學別錄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

生稱子沒配謚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闕伯比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大子以夫配字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凡爲大夫自敵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曰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今說文無此文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邢疏云皆謂語辭發端也學說文作斆云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重文作學云篆文斆省習說文云數飛也大戴禮保傅篇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此當指學之大者言鄭君禮記學記注云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蕭山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學者業道之名是也武進劉逢祿論語述何曰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說者周易序卦傳云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江都焦循論語補疏曰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

學之教所以時也維城案禮記學記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鄭注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孔疏上學爲教音斆下學者謂習也謂時習也孔雖以時習專屬下學字據說文云學篆文斆省則斆學爲一字故記引兌命並作學學而時習之當兼教言下文有朋自遠方來乃極言其教之廣自反自強皆所謂時習也時習則知其善故說也不亦高郵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不亦者皆以亦爲語助不亦說乎不說乎也後放此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集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有或作友非亦樂音洛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箋〕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有釋文云或作友者武進臧庸拜經日記云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采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臨海洪

頤煊讀書叢錄又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註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偃師武億羣經義證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長洲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曰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師有朋自遠方來也樂者史徵周易口訣義兌象引鄭衆云樂耽于酒則有沈湎之凶志累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敎之盛也樂在斯焉論語述何曰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鄭曰慍怨也釋文不慍紆問反鄭云云**箋**說文慍怒也釋元應菩薩本行經音義引倉頡篇恨也並與鄭訓怨義近嘉定錢坫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是鄭說所本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論語述何曰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儀徵阮元揅經室集曰學兼誦之行之爾雅貫習也轉註之習亦貫也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語即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敎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孝經三才章正義鮮寡也釋文孝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

同而好呼報反下同鮮仙善反少也鄭云云下同〈箋〉有子禮記檀弓注孔子弟子有若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潛夫論志氏姓篇有歸姓孝說文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弟說文云韋束之次弟也禮記曲禮正義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陸云本或作悌說文無悌字弟正字悌俗字也犯上皇氏熊氏並以上爲君親犯爲犯顏諫爭邢疏非之論語補疏云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者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熊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此鮮易繫辭傳釋文馬鄭王肅云少也寡說文亦云少也二字同義故鄭訓鮮爲寡偃師武億經讀考異云近讀以其爲人也孝弟句愚謂其爲人也當絕句孝弟連下讀語勢自順仁和翟灝四書考異云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集解○釋文本與音餘〈箋〉作亂者禮記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阮元揅經室集曰論語孔子稱子外

惟有子曾子稱子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語於曾子之前其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此即似夫子者也孔子道在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閎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句乃古逸詩也君子務本節乃孔子語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是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言矣論語述何亦本此爲說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維城案篤傳引此節不與上節爲一章所謂斷章取義也寶應朱彬經傳考證則云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

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元和江聲論語竢質亦云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句不知六書叚借之法徒泥仁爲仁苴字紛紛辨說無當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集解〕○釋文欲令力呈反人說音悅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疏〕〔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難于仁矣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禮記仲尼燕居篇云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夫曰似慈仁則非眞能慈仁矣論語述何曰此篇首記夫子論學次及論仁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舜禹所畏左邱明所恥也維城案陽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爲不仁者遠葢本此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也〔集解〕○釋文曾參所金反又七南反吾日三省吾身〔注〕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鄭云云〔箋〕論語後錄曰荀子云參省卽此四書考異曰大戴禮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卽三省

言而記者之詳略殊爲三當讀去聲爲正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注〕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箋〕說文慮難曰謀又云忠敬也詩文王正義謀者主忠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傳疏引倉頡篇文海甯陳鱣曰漢書司馬遷傳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通于此

傳不習乎〔注〕鄭曰魯讀傳爲專今從古釋文傳不直專反鄭注云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箋〕陳鱣曰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者故於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臧在東曰魯讀傳爲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從之長洲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論語述何曰忠信所以進德則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包云治也注及下同千乘繩證反注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齊景公時有司馬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有奇居宜反田之殘反之封甫用反又如字雖大賦絕句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包依王制孟子王制及孟子皆以百里爲大國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詩信南山正義成方十里左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匠人疏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左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小司徒疏無出字匠人疏作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小司徒疏原稿闕五字論語釋故曰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

〔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illegible][illegible]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漢刑法志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方百里革車百乘[illegible][illegible]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也以人計者爲其賦之法以家計者爲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論語後錄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

法也千乘卽千甸也古者甸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敶韓詩毛氏作甸甸訓爲乘是甸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爲邑之法例之則甸當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計一乘爲一百人輕車七十五重車二十五兵車輕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舉十萬之眾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之馬義爲長宣城梅沖然後知不足齋答問亦曰古者甸字當乘字則乘出於甸可知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百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甸而出長轂一乘也蓋一成而三分去一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之數漢書刑法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無證人之或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千乘之地乃爲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孟子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爲百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備一軍如包氏則十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炊汲牧養守衣裝者共百人干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六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也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僅及一乘之半而令供牛馬兵甲等項爲包氏之百姓者何罪乎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又聞大國千乘之說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且孟子意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旣使大國止於百里必不使復有三軍準前制而不過萬人此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相謀焉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爲多夫天子萬乘如馬氏說則王畿千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爲主天子百同萬乘大國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亦是自然一定之法且孟子亦嘗言萬乘千乘百乘矣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亦必不可少若方百里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故孔子並無以大國千乘爲過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方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須力闢者也此皆主馬氏說者也桐城方觀旭論語偶記曰近時經師從馬氏案秦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論語發徵曰公羊何休說邾婁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與包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幷數士十一人

徒二十人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臨海金鶚求古錄曰以開方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一乘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城言也馬鄭皆據司馬法言司馬法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此皆主包氏說者也維城案主馬氏者古文家說也主包氏者今文家說也故二者不同上元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曰融依周禮以大司徒有諸公方五百里云云包依王制孟子以公侯皆方百里也二說不同今以方百里者命爲實封方五百里者爲廣封一二說可以通融然包氏以十井爲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十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爲千乘其數適足相當馬氏以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千乘之國則開方之法不可不講邢疏以中方三百方爲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又以方百里爲六分埤西南兩邊長闊皆三百一十六里餘邊牆一百四十四里不盡開也算術千乘之國地千成方十里置一成地十里以里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重張相乘得九萬步又以千成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得數以里三百步爲法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欽汪萊千乘之國解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三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閒而生畏者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三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鄉三致仕卿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云此又在馬包二家之說之外者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也集解

箋易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李氏集解引何宴曰貞信也君子堅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

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集解

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集解

箋毛奇齡四書賸言曰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

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即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采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謂凡事之啟塞皆當從其時也又漢食貨志古有入民出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即此年入學三年貢興亦引論語此文爲說故知王制周禮所言并左傳所謂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均不足以貶使民也論語述何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者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戶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搉秣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集解鄭曰文道藝也釋文則弟音悌本亦作悌汎愛字劍反行有下孟反〔箋〕弟子儀禮士相見禮下云觀其行同學文馬云云鄭云云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里子弟當亦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云愼也汎左襄二十八年正義引作氾楚辭卜居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氾氾普愛衆也說文氾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氾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箋〕子夏篇目弟子云溫國卜商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溫故國屬河內郡河內衛地

也故家語以爲衛人氏於事卜應劭說賢賢易色漢書李尋傳顏師古注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常熟陳祖范經咫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敎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㒒學齋札記亦據關雎序爲明夫婦之倫論語述何曰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婾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箋說文竭負舉也論語竢質曰說文渴盡也經傳以渴爲飢㵣字而以竭爲渴誤致說文云詣送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注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疏皇箋論語述何曰此四句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箋重說文云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論語竢質曰固啚陋也啚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啚陋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子罕篇所記可證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集解○釋文毋友音無本亦作無下同憚徒旦反難乃旦反箋論語述何曰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論語補疏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蟄義中論貴驗篇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償也亦無日矣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衞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箋論語述何曰慎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繼別爲祖孝治之本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集解○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與同抑與上於力

反陳亢音剛又苦浪反必與音預爲治直吏反〔箋〕論語後錄曰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字有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伉也作亢者字省通用涇左瞻三餘續筆曰陳子禽漢書古今人表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一作陳子亢子貢漢石經作贑說文貢獻功也贑賜也論語族質論語後錄並云當作贑史記弟子傳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維城案說文云邦國也漢高祖名邦故史公諱邦爲國漢人引經多如此抑與漢石經作意予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云𢪒按也俗加手作抑是抑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爲意知兩字通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集解〔箋〕溫猶溫溫也詩小宛傳云和柔貌良說文云善也釋名云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恭說文云肅也賈誼新書接遇慎容謂之恭儉說文云約也禮記樂記正義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讓古作攘說文云推也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推賢尚善曰讓說文言部讓相責讓非此義其諸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辭也經傳釋詞云擬議之辭也讀書脞錄又引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變矣謂是齊魯間語韓詩外傳十云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論衡知實篇曰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求而自知之也維城案禮記樂記云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謙讓義近是人未有兼此五德者夫子兼之故得聞列國之政也論語述何曰禮經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良詩教也良樂教也恭儉讓禮教也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書春秋之旨已賅之矣反是則其政亂可知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箋〕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注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

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論語後錄曰道謂父之臣與父之政三年居喪之歲也能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知論語發微曰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傳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公羊閔二年傳何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遂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集解【箋】易繫辭傳曰履以和行集解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元和惠棟周易述云履者禮也論語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履以和行謂以禮節之而行也又周禮序官亦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賈疏云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也維城案簡別於和同之內斯禮無不可行者矣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集解○釋文信近附近之近下及注同又如字遠恥于萬反【箋】禮記中庸云義者宜也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維城案義古作誼說文云人所宜也从言从宜曲阜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說苑修文篇引信近於義二語作孔子語恥說文云辱也辱恥也是二字同義泰伯篇云恭而無禮則勞禮記仲尼燕居云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與給皆可恥辱者也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蓋近此則遠彼遠此則近彼禮與恥辱適相反也

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箋〕因詩皇矣因心則友傳親也箋云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因訓爲親乃姻之省文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是姻本爲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羣經義證云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張說之碑同又徐鍇說文通論禮因姻不失其親故古文省女爲妻肖古貴字也皇邢二疏失之皇本宗下有敬字鎮洋彭兆蓀潘瀾筆記曰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衍一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集解〔箋〕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箋〕說文敏疾也慎謹也有道有聖人之道者正說文云是也謂就有道者而求其是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集解○釋文無諂勑檢反而樂音洛注同好呼報反〔箋〕說文讇諛也从言閻聲諂讇或省論語後錄曰立容辨卑無讇春秋繁露謂順主指是用正字此用省字唐玄宗孝經諸侯章注無禮爲驕疏讇陵上慢下也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樂下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後漢東平王傳論亦作貧而樂道據鄭樂謂志於道是鄭本無道字陳鱣謂鄭據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論語後錄曰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論語述何曰董子云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釋文如切治骨曰切磋七何反治象曰磋琢治玉曰琢摩一本作磨求多反治石曰磨謂與音餘〔注〕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奧正義〔箋〕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如學問以成德也可與鄭義相發明但未及琢磨耳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詩疏引孫炎注云

治器之名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寶應劉台拱論語駢枝據此謂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未分明論語述何云古文衛宏以此詩爲美衛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問夫子言始以禮自脩也嘉定陳詩庭讀書證疑曰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鰗說文鰗齒差也讀若切差即磋字廣雅三差磨也說文齹鰗牙也肩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肩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磑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摩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論語後錄曰磨應作礦陸德明本作摩非是磨者礦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磋字玉部有瑳云玉色鮮白也疑即是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箋〕論語述何曰詩止乎禮者也自脩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亞於顏氏矣已漢書宣帝紀注云語終辭也經傳

釋詞曰已爲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集解〕○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箋〕中論考僞篇引不患句知下有者字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人字淺人所加維城案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似即王本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　校

皇淸經解續編卷九百十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二　吳潘維城朗如著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也集解○邢本作包注此從皇本○釋文衆星共求用反鄭作拱俱用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註拱拱手也〔箋〕爲政者謂爲人君也德說文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文餘姚邵晉涵爾雅正義云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證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七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此本天官書而說小

變北辰有其所若歸諸元氣指爲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爲星象星隨時而旋轉則無定居屈原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日月五星各有一極日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星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謂右旋之極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共也嘉定錢宮詹原稿闕五字未周髀七衡圖衡閒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郎黃赤大距亦郎黃極距赤極也與璿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戴說誤金匱秦蕙田五禮通考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云耳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郎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郎不動處以衡閒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郎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郎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經書算學天文考曰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日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會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一星辰冬至如何認定極星但以爲標準耳又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郎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一月行十三度並以黃道極爲極郎黃極也恆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謂恆星行其一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非向赤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離日一象限安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

恆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綫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
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
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綫不移西人所以重黃極也然黃道極
亦以赤道極爲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曰赤道
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
道極爲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
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
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眾星所以共北辰也婺源
江永羣經補義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
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
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沈括謂
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
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
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
非眞無所爲也高郵李惇羣經識小曰天行至健其南北兩
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
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
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
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易繫辭
傳不行而至虞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
而至者也又曰易有大極虞注大極大一也鄭云大一者北
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

維城謹案先師周易虞氏略例曰虞所謂星寂然不動即鄭
所謂居其所曰大一也又案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
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
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
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
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
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
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可與此章之義相
發明其引共作拱與鄭本同者當是魯論作拱古論作
共也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並引作拱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集解鄭曰蔽塞也釋文蔽必世反包云當也鄭云云猶當丁浪反又如字〔箋〕過庭錄曰詩以道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曰**

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集解○釋文無邪似嗟反〔箋〕思無邪魯頌駉篇文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維城案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伯禽

即魯始封之君爲政所當法者爲政者但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邪僻之念則譬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爲而天下歸之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解○釋文道之音導下同箋道漢石經作道漢書刑法志引作導刑說文云到也从刀幵聲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馬以刑爲刑罰則字當作荆**民免而無恥**箋禮記緇衣曰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維城案說文云遯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即免而無恥也**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集解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道德也釋文以德包云鄭云云箋陳鱣曰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教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也維城案中周官作忠注忠言以中心則忠與中通**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鄭曰格來也釋文格加百反鄭云云箋陳鱣曰格來詩傳文釋詁格至也義亦相通仁和翟灝四書考異曰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恪洪适隸釋謂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費鳳碑作有恥且恪顧藹吉隸辨云爾雅恪至也玉篇恪亦訓至格與恪古蓋通用禮記緇衣篇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與此義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箋十五志學禮記王制注引尚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書傳略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論語偶記曰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其期先有志及之耳是也于漢石經作乎三十而立讀書藝錄曰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本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三十漢石經作卅**四十而不惑**箋孟子公孫丑篇我四十不動心趙岐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不妄動心即夫子所謂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箋論語後錄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五十學易故知天命論語述何曰五十而知天命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集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

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集解〔箋〕論語補疏曰矩即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經讀考異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柳子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為讀義亦得通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箋〕無漢石經作毋下放此論衡問孔篇引同四書賸言曰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為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與政者明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禮記禮運正義云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誤以懿子為武伯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為樊遲並涉下文而誤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集解〔箋〕篇目弟子云樊遲齊人論語後錄曰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為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甘泉鍾襃萯厓考古錄曰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為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之弱乎維城案此說辨而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卌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箋〕論衡問孔篇曰孔子言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無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論語偶記曰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卒在昭公十四年史記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尚未

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祇云魯大夫耳何故益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墻乃於夫子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集解○釋文孫彘直例反不妄亡尚反箋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經義雜記羣經義證並引此謂與馬說不同而不言其所以異維城案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釋文能養羊尚反下及注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箋漢石經無乎字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注辨別也經傳考證據內則文謂犬馬亦有芻豆飼秣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鹽鐵論孝養章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集解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爲難也詩凱風正義箋陳鱣曰色難包馬訓屬父母顏色鄭訓屬人子顏色然證以內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則鄭義爲長論語後錄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

內豎安否安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玉藻曰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羣經義證曰大戴禮注引此下云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眾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謂矣

有事弟子服其勞【箋】禮記檀弓服勤至死注勤勞辱之事也正義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

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集解】鄭曰食餘曰餕【釋文】食音嗣先生饌上脊反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音俊食餘云云【箋】經義雜記曰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與韓詩外傳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如韓賈之說蓋亦如尊長之通稱論語駢枝曰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饌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嘗籑者又籑有以也兩籑奠舉于俎注古文皆作餕說文籑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从巽作饌論語古義據此謂餕為古文饌說文無餕字拜經日記曰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乃籑如賓注古文籑作餕籑饌餕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為孝饌止為飲食不如餕義為長故鄭從魯不從古論語後錄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為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為養志曾元為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四書考異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學卮言曰讀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食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

曾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集解】曾則也【釋文】曾音增馬云則皇侃云嘗也女音汝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箋〕回顏回史記仲尼弟子傳曾顏回字子淵愚說文云戇也
經讀考異曰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箋〕說文視瞻也以用也觀諦視也論語後錄曰由
讀如出不由戶之由由即行也察說文云宷也爾雅覆察審
也郭注覆校察視皆所為審諦審即宷之篆文說文宷悉也
知審諦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此之謂視中也武進莊原闓四書說曰視其所以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曲藝譬諸草木有臭味焉可
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左右或由諸大夫或由國人或
由其朋友由其鄉人由其所主由郊人乎由正人乎由其道
乎由非道乎皆眾著之不能藏也可得而觀也察其所安者
人其行一善有不為利疚不為威愓者有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既行而旋已自悔且尤人者人
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
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為得者有恬然不以為事者不安於善
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則不絕其人矣行善而安之則善
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
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釋文〕人焉於虔反下同廋所留反〔箋〕漢石經無第二哉字論語後錄
曰古無廋字說文解字只作搜韋昭晉語注廋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釋文〕溫故烏門反〔箋〕禮記中庸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
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溫厚也
溫故厚蓄故事也言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為師禮記學
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蓋為其不能溫故知新也論
語述何曰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
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
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周也
〔箋〕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孔疏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
宏大無所不
施故云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箋〕禮記曲禮不辭費鄭注為傷信君子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為辭費大戴禮曾子制
言篇君子先行後言中論修本篇君子務以行前言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鄭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左文十八年傳正義○釋文不比毗志反下同〔箋〕忠信爲周左傳文論語後錄曰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經義述聞曰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葢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皆以字義相近故辨之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孔注鄭皇邢孫以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倘皇侃訓爲博通皆失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集解○釋文則罔本又作冈思而不學則殆釋文則殆音待〔箋〕禮記學記人之學也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正義或失則易者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惟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經義述聞曰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箋〕攻考工記注治也異端後漢書范升傳注謂奇技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曰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休甯戴震曰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經學卮言曰司馬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由博反約之意論語補疏曰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葢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已止也不相悖

故害止也又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述何曰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箋〕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正義云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刺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釋文姓顓音專〔箋〕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篇目弟子云陽城人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卽陳地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爲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閒申孫聲相近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集解○釋文寡尤于求反〔箋〕論語述何曰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愼之至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多見闕殆謂所見

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經義述聞云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也集解○釋文行下孟反注同【箋】論語補疏云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集解**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集解鄭曰措投也釋文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論語述何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箋】經義述聞曰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箋】韋昭魯語注康子魯正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案悼當爲平之誤儀禮鄉射禮注以猶與也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勸說文云勉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集解【箋】說文臨監臨也監臨下也莊上諱徐鉉曰此漢明帝名也維城案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足證莊嚴同義禮記曲禮注莊敬也

孝慈則忠【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解【箋】經義述聞曰逸周書諡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墨子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白虎通義曰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是因而孝於祖考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此云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同包注失之**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解〔箋〕風俗通義
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魏志徐
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漢魏人多於教字絕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微子人不顯正義
其名而略稱爲或左定四年傳正義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
也集解〔箋〕高誘淮南子注或有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
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卽
是與爲政同耳集解○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箋〕乎漢石經作于
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一
本作乎陳鱣曰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敘梁元帝劉
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
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
唐石經遂定作乎孝友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
友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後漢書郅惲傳引爲政下有也字注
云論語孔子之言也論語述何曰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
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
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
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
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
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
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
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
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集解○釋文車音居無輗五兮反轅端橫木以縛軛字林
五支反無軏五忽反又音月轅端上曲句衡枙音厄又作軛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
車考工記車人疏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皇疏〔箋〕宋翔鳳鄭注輯本云車人
疏云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
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
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
轂輻牙則小故得此名也拜經日記說略同東原文集曰軏

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橫木卽輗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元車制圖解云鄭注不設太玄經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義此輗軏爲衡鬲鍵之證過庭錄曰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注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三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徑小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輗用咫尺之木云云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論語後錄曰小車兵車也古者大車與兵車名號各異故輗軏同物而異名說文解字云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古制大車小車皆準以兵車故兵車獨稱車大車之轅卽兵車之輈也大車之鬲卽兵車之軛也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輈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鍵名輗輈端持軛其鍵名軏軏

在輈與衡之閒輗在轅與衡之閒其用一也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謂鍵小而所任者大歟包注不指鍵言於古制無所取鑑止水齋集曰衡者橫也軛者厄也以其橫輈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軛大車兩轅牛在轅前軛曲而下當牛之領骨低處軛上繫繩引而縛之轅端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鬲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鬲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鬲同一物也其不言軛者略也劉熙以鬲爲軛鄭仲師謂鬲壓牛領非也小爾雅釋衡爲軛誤一牛之領幾何需此六尺之軛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以輗爲橫木誤然其言縛軛以駕牛則良是戴震謂橫木卽軛失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邊下曲乂馬頸者謂之軥[illegible]衡承於轅之曲中而軛在轅前說文軶轅前也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脅驅亦繫焉爾雅載轡謂之轙說文轙車衡載轡者貫也案軏在馬前以[illegible]貫之則馬首當[illegible]當从說文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鑾以綴環不復用衡則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卽古之軛也大抵古制多樸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用革軛亦若是耳要之衡繫於車軛繫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軛之閒未嘗謂衡卽軛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

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奔逸馳驟者乎維城案此辨衡輗之異極是而輗軏不主關鍵說則不如前數說之精車新序節士篇引作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集解○釋文於夏戶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箋〕損漢石經作損禮記樂記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正義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樂記又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集解〔箋〕史記世家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王可知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也日知錄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論語述何曰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釋文諂也勑檢反〔箋〕論語釋故曰非其鬼鄭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大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論語述何曰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見義不爲無勇也〔箋〕論語述何曰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論語發微曰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一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三　　　吳潘維城朗如著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箋）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四書考異曰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之首又值季氏此因更以下二字名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爲地者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集解○釋文佾音逸列也僭子念反下同（箋）八佾左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虔注用六六八四十八用四四八三十二用二二八一十六則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何休注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

六人與服氏異季氏爲魯大夫舞當四佾左昭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云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長洲惠士奇春秋說曰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後錄亦據左傳謂季氏即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羣經義證又引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云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四書賸言曰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即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此無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繹因得解此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儭大因立文王廟于魯誢虯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儭左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覸鄉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大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歎同意蓋記言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遵用其說近儒多疑之者故其說如此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于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蓋據左氏說季氏當用四佾據公羊家說季氏且不得有舞矣維城案說文無佾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質篇儛溢員儛溢方儛溢橢儛溢衡知佾古皆作溢然經傳皆作佾不作溢說文肉部𦙶振𦙶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𦙶𦙶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人

爲列服氏說爲長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維城又案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下以雍徹旅泰山放此韓詩外傳十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下兩事類舉總斷是其證矣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集解○釋文徹直列反本或作撤箋雍詩作雝序云禘大祖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集解○釋文相息亮反助也辟必亦反君也注同箋長洲陳奐毛詩疏曰辟公謂諸侯也論語述何曰辟公卽顯相周公也武進莊存與詩說云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集解箋漢書翟方進傳引此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也集解箋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林雍定八年傳有林楚哀十一年傳有林不狃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寍儉箋論語述何曰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周之儆文而不慚故問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本末兼具不可偏廢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晉人之淸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寍儉言救文雖莫如質亦貴中也喪與其易也寍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集解鄭曰易簡也釋文其易以豉反和易注同鄭云簡寍戚千歷反箋陳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寍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論語後錄曰臨喪不哀是簡維城案禮記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謂物多哀少不如物少哀多況乎物本不多者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集解【箋】論語發微曰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此蓋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曰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集解○釋文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祭山曰旅救與音餘【箋】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于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論語古義曰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山河東岱又云泰山爲東嶽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羅縣東北救說文云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集解○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謂則登反則也不亨許丈反【箋】論語述何曰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勵冉有之詭隨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箋】陳鱣曰鄭讀必也絕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衆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用此文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以必也射乎連讀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

讓而相飲也集解○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而飲壬於鴆反注同又如字箋皇疏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陳鱣云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射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論語補疏云皇下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氏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下而飲句或揖讓而升下句如王氏此注且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偶記云此文見論語禮記兩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案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若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作下而飲與注禮異約略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

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集解箋論語發微曰孔子憫魯君臣者僭忌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盍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集解鄭曰文成章曰絢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字林云美目也又疋簡反

又芷莧反絢呼縣反馬〔箋〕論語後錄曰盼開成石經譌作盻曰文貌鄭曰文成云云巧笑即治由笑盼所謂目流眺是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辭君則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云詩巧笑之瑳瑳即倩案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義與辭君近陳奐毛詩疏云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嘕只王逸注嘕笑貌倩與嘕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即靨輔也釋文倩本亦作倩引韓詩云蒼白色是韓詩作蒨蒨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異盼从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韓詩馬注論語並異絢說文云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不言其義儀禮聘禮注采成文曰絢與此同義賈疏引此注作成章曰絢知唐時已有異本聘禮注文云今文絢作約釋文約音巡涇胡承珙古今文疏義云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古文論語述何曰素以爲絢近于野容而非天質矣禮本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解○釋文繪事胡對反本又作繢喻美女如字又夷主反〔箋〕說文繪會五采繡也下引此文攷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下引此文作繢惠士奇禮說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黹閒賦白綖密有章康成益目睹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論語後錄曰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畫之遺制見焉羣經識小曰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讀書叢錄曰古論作繪魯論作繢繼城案說文繢織餘也从糸貴聲義與繪別自當以作繪者爲正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集解〔箋〕漢石經無者字論語述何曰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論語補疏曰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韓詩外傳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云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

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解〔箋〕禮記禮運云孔子曰我
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注杞夏后氏之後徵成也無賢才不足與成也
宋殷人之後或據此文謂之字可連下讀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
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
才不足故也集解〔箋〕獻爾雅釋詁云聖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獻作儀書皋陶謨萬邦黎獻漢孔宙
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用黎儀字儀廣雅釋言云賢也
獻可作儀故可訓賢史記孔子世家引此章無文獻不足故
也句謂子序書傳時語論語發微曰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
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
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紬夏運之三代禮運一
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
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鄭曰禘祭之禮自血
腥始天官籩人疏禮記禮器正義〇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既灌古亂反〔箋〕論語釋故曰爾雅禘大祭也凡
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
禘嚳而郊稷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
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
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靈威仰於南郊而以稷配亦
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
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
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
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
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
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祫禘皆宗廟之大祭諸
侯得祫不得禘祫禘之分祫則毀廟之主皆陳於大廟立昭
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廟而立尸禂祫祭禘
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
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尸一昭
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
尸共一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禘者審
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
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
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誠鄉自後五年
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鄭義皆祭統曰昔者周
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
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

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則成王命魯唯禘於周公廟而不及羣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徧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禘或以三月礿或以十月烝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天子宗廟禮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磬之樂九變以致其神大司樂黃鍾爲宮也他祭皆不言樂是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腥於堂爲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孰於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酳之是七獻八獻君與夫人終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禮畢論語後錄曰此當以周禮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灌灌者以鬱鬯降神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臭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灌凡祭重灌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諦視曰觀非常視也故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祼易作盥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近之馬融易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曰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說與論語合矣惠棟周易述云禘行於春夏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不足觀論語述何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江聲論語竢質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並連下章釋之竢質云禘大祭也綴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于灌孔子觀之意以神怡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也別記云義疏云先儒

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大祖室裏龜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逆祀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在魯從祀先公之後不當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益三年喪畢合祭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惟灌尊猶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諷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不譏魯祭假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者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大祖受封君也干猶空也空祖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

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葢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大廟又書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周禮籩人疏禮器正義引鄭此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歆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讖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言

宜從區葢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集解）○釋文易了以豉反（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所感生帝也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深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洽天下不難也論語述何曰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者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論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始於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論語發微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云云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舉禘祭天下之服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

說也䫂鱥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卽以此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魯禘旣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于羣廟故孔子不欲觀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三皇六十四民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紬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讀書叢錄曰禮中庸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指其掌論語後錄述其父煌云古有指掌算術見徐岳術數記遺法以三指開闔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算孟子所云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算術最易指其掌謂如指掌而算不待煩言而決故曰示諸斯示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諸掌之示餘見前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集解○釋文吾不與音預〔箋〕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

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羣經義證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儀王之所不與周官歷著可據論語述何云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論語發微曰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禴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鄭曰奧西南隅釋文媚美記反於奧烏報反鄭云云〔箋〕說文媚說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疏引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說文亦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論語後錄云此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霤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霤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釋文所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釋文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郁於六反〔箋〕二代漢書儒林傳引作二世郁汗簡古論語作戫說文戫有文章也从有惑聲郁即戫之省漢石經作郁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述何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論語發微曰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㤜絆敞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

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及下同〔箋〕漢石經大作太論語後錄曰大廟天子明堂則魯之大廟如周之明堂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以天子廟飾飾大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是也春秋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案大廟亦曰世廟世室亦曰大室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釋文鄹人側留反邑名〔箋〕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論語後錄曰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

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鄹左傳檀弓並作郰鄹人即左襄十年傳郰人紇孔子父也杜注謂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鄒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莝城應是鄒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鄒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邾婁之改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邾國叔梁之邑孔子生於此者誤過庭錄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鄹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廣韻鄹郰二字通用左傳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案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鄭語作騶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據此知魯置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逕魯國騶縣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據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郰爲一地一名之證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云

鄹魯邑今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論語別
記曰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
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爲
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乃有執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
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
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云魯自僖公僭禘
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
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
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
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
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
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
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集解○釋文能中丁仲反下及注同箋儀禮鄉射記
曰禮射不主皮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
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羣經補義曰
鄭以大射賓射燕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
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

欽金榜禮箋云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
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
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
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
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
至焉是也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
方二尺[illegible]之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
鵠居一數合[illegible]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
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
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
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illegible]
踖[illegible]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
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illegible]
[illegible]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
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數小爾
雅廣器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
謂之槷槷方六寸宋翔鳳訓纂曰小雅發彼有的傳的質也
正義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
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
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引爾雅此文亦作六寸

藥卽質也此與禮箋皆不從後鄭以正鵠爲二物而微有不同論語釋故曰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賓射燕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爲祭祀而田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鄉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尚書大傳曰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射宮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蓋以物有德行道藝者已賓興乾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故用庶人之事也鄭淩廷堪周官鄉射五物考曰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强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紛訟攷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註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侯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若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

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即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該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必致疑也陳祖范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云中不中又在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髣髴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若夫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樂記所云貫革毛奇齡稽求篇謂是武射并非主皮劉履恂秋槎雜記以春秋養由基射七札證之是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集解 ○釋文同科古和反 箋 周禮大宗伯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強弱賈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是事民之強弱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 集解 ○釋文欲去起呂反注同告朔古篤反之餼許氣反牲生曰餼朝享直遙反又張遙反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公羊文十四年傳疏 箋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惠棟明堂大道錄曰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論語駢枝曰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

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獻曰餼牽天子於諸侯有行禮有行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家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集解〔箋〕漢書律歷志引爾作汝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論語述何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論語發微曰我愛其禮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云云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illegible]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illegible]隊[illegible]公羊何休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illegible]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告朔一事朝廟一事視朔一事

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鄉軏訏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二月而後畢達知禮鄭知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歲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竝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竝廢左傳襄廿九年楨釋不朝正之辭猶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釋文盡禮津忍反爲諂勑撿反〔箋〕論語竢質曰孔子事君之禮如衆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位踧踖如色孳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箋〕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

臣事君以忠也疏謂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文韓詩外傳四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是則臣而不忠謂之賊而不得謂之臣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釋文關雎七餘反哀而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注〕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鄉飲酒禮疏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義疏〔箋〕詩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禮之中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樂之和也蓋關雎者禮樂之大原也漢書匡衡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論語後錄曰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君兩釋互異鄭志答劉琰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論語發微曰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陳奐毛詩疏曰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辥方邱韓詩章句竝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論語駢枝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

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論語述何曰皆禮男子著代女子辭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鐘鼓之樂非止言文王后妃亦非謂始至用盛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鄭曰主田主謂社也左氏文二年正義公羊文二年疏○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田主云云〔箋〕論語後錄曰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兩注相發明歟鄭以今文通之於古故以主為社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專攷今文故以主為廟主蓋本公羊疏以作社者為古文作主者為今文良是經義雜記曰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注引論語正義曰先儒解論語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為得也臧庸曰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為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攷古義疏矣鄭君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不知此注元以為田主合之古論主字非單矣陳鱣論語古訓取二臧說讀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菆位韓非子外儲說右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閒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是但以泥塗木作為神主半農禮說據此謂樹主木主必兼兩義又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又引春秋傳君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潛研堂答問據此以為社有主而不從依樹為神之義此但論社主而說又不同也案社非其壇之名乃其主之名說文社地主也古文作𥘺字从土从木則如韓子

說矣古不作示旁直作社史記周本紀畢在東南杜秦本紀遣兵伐蕩杜徐廣並云杜一作社左昭十二年傳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作杜玉篇古文社从水从土非也唐武后時制埊字作地後人遂改玉篇䄙字从埊也禮記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公羊莊二十三年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之神也義皆與說文同是並可證明鄭義至經文作社四書考異謂古論為社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鄭改為主何氏杜氏因其改文轉以為宗廟主故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過庭錄謂漢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為廟主古文以為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為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注遂妄改作問社較前說為長蓋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果鄭改為主往卽因鄭何必不因鄭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過庭錄據左公羊疏並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說而云夏后氏何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是也經學卮言云栗篆文作㮚从卤古文作𣡕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戰栗何休以為謹敬貌維城案栗慄古止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惴惴其慄孟子公孫丑注引作栗說文作㮚云木也𣡕古文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詁恂慄也郭注恂戰慄慄說文作慄云懼也爾雅釋言慄𢥞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則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也羣經識小云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是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集解○釋文可復扶又反下同〔箋〕論語補疏曰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卽不可解脫

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集解〔箋〕論語後錄云遂猶久也

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集解○釋文咎其久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箋〕論語古義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過庭錄曰言其治器之小也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為治卽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襍事

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竝作筦仲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集解○釋文大儉音泰一音他賀反箋過庭錄曰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卽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漢志藝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集解○釋文焉得於虔反取三如字又七喻反本今作娶謂嫁爲歸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箋管氏有三歸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稽求篇曰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取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何注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祗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秋槎雜記曰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娶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竝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竝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又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

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品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論語後錄曰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之說不合羣經義證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貧言則歸臺即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疑爲三歸所斂之貨又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證也論語發微亦云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論語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爲是包氏說是魯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子及晏子春秋俱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志亦言取三歸說本戰國策孫志祖讀書脞錄合二說而一之云三歸臺名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詩新臺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杭堇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亾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之以俟深於禮者不知新臺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久爲毛氏稽求篇所駁近人謂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亦然左傳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是則包氏以爲娶三姓女者一義說苑以爲臺名者又一義四書考異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錢塘梁玉繩瞥記取之官事不攝二句禮運大夫具官注引此文正義云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又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夫雖曰有宰而已則非備官矣孟子告子篇桓公葵邱會諸侯四命曰官事無攝此諸侯之禮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

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反
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
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
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釋文爲兩于僞反又如字之
好呼報反注同反坫丁念反君別彼列反獻酢才洛反一本作酬更酌音庚箋樹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註小牆
當門中邵氏正義曰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禮記疏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篇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
今桴思也釋名屏自障屏也罘罳在門外是罘罳即外屏也今言邦君則所謂樹者非桴思矣反坫禮記明堂位云反坫
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
閒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蟲獸羣經識小曰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閒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
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
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又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
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从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於坫一凡士
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淩廷堪禮經釋例曰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
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則豐又當爲籩之屬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
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賈氏以豐爲反爵之器誤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飲不勝者
皆有豐是公尊所設一豐射而飲不勝者又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其臣故豐但以承尊而仍反爵于篚若兩君燕當
反爵于豐歟鄞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襜是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瑞也至許叔重以爲屏
牆則又是一坫其絫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絫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閒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
語反爵之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閒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閒而
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位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

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稱崇之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絫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絫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俱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葢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旣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窔者則東坫也至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側是正所謂屏牆也葢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爵之坫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葢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坫强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旣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从豆坫以土故字从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亦謂其僭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箋〉經傳考證曰此與富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竝與如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鄭曰始作謂金奏周禮大司樂疏翕如變動貌釋文子語魚據反大師音泰注同翕如許及反下引鄭云〈箋〉大師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爲小師是魯大師必大賢知故子以樂語之也四書考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大師言樂事索隱曰論語子語魯大師樂非齊大師也是始肄業卒篇爾議之歟齊大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高昭子家臣卽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大師樂乃子自衞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始作謂金奏者周禮大司樂疏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而均諸樂也論語後錄曰凡金奏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鐘先於鼓故也又金奏鐘師掌之擊以編鐘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illegible]翕爾雅云合也邢疏歙合也說文云起也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云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陳鱣以爲鄭注

從之純如也〈注〉鄭曰

從之八音皆作釋文〈箋〉論語後錄曰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爲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以釋文但云何讀爲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僅八音皆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云然陳鱣輯古訓宋翔鳳輯鄭注恆以御覽此條爲鄭注疑何讀即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純如御覽引論語注感人之貌

皦如也〈注〉鄭曰皦如清別之貌釋文皦如古了反鄭云云〈箋〉說文皦玉石之白也詩大車釋文皦本又作皎正義皦者明白之貌說文皎月之白也故曰明白之貌明白與清別義近御覽五百六十四引清別上有使字

繹如也〈注〉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釋文繹音亦鄭云云〈箋〉說文繹抽絲也詩載芟驛驛其達爾雅作繹繹彼以繹繹狀苗之達故鄭以繹如爲志意條達貌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同條班固傳注作調

以成〈箋〉周禮樂師注成謂所奏一竟孫星衍書臯陶謨疏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論語別記曰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以鐘鼓先擊鐘次擊鼓詩鼓鐘正義云樂器多矣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者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者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翕本訓合釋詁翕合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注云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鐘陽氣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鐘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鐘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六樂皆然是合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註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

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人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之時審人聲之盡美和氣所感也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埤蒼云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圜鍾函鍾黃鍾爲宮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周頌驛驛其達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曰終備書曰成此云變益樂之始必以六律六同求天地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八音美感人之和而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所生以爲移風易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之樂可得而觀故夫子以語魯大師與維城案莊氏引鄭註感人之貌作咸和之美而讀咸爲感者易咸彖傳云咸感

也說文感从心咸聲惠棟周易述云咸感古今字使清別之貌清下增濁字益以下用別字應有此義此或別有所本非有意增益鄭注也論語發微曰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歸𥿑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樂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

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
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以燕禮云終獻書曰成剛義者竝論語於金奏至閒歌
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
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羣經識小
曰古樂之亾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皋陶謨戞擊鳴球一節
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而升歌笙
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
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尤爲明晝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
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
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
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一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
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
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
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
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
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亦次序竝同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集解○釋文請見賢遍反

箋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論語補疏曰邢疏引春秋

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案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
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
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水經
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
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
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
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衛杜
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城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沛陰杜以鄭之武父
在東北封邱之東爲酸棗杜以爲虜延之别名又以鄭之棣
城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
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燕縣
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南尚有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
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哀十六年瓦定八年皆衛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
北又衛之平邱昭十三年宛濮僖二十八年蒲桓三年杜皆以爲在長垣劉昭
引陳留志鞠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
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
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閒雖爲由鄭至衛之道而邑非衛
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封人邢疏引周禮左傳文
證之論語偶記非之謂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壇壝爲畿封而
樹之與論語別左傳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
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

以爲卿昭十九年鄭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疆吏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釋文〕從者才用反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釋文〕於喪息浪反〔箋〕禮記檀弓注喪謂仕失位也論語後錄述其從禮民云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釋文〕木鐸直洛反〔箋〕周禮小宰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焉端臨曰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春秋說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則論語述何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羣經識小曰鐸如今之鈴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楊子法言學行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釋文〕韶常遙反舜樂名盡律忍反注同〔注〕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大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注云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又盡善也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作矣西漢會要同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大武周公所作樂也服虔云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大平也日知錄曰觀札論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孫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甯而崩誅此武之未盡善也論語補疏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大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論語後錄曰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

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闕陳壽祺左海經辨曰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郎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勗知樂事使郭夏鑽作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揔舞詞韶武遂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箋）論語後錄曰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睿通也睿觀讀如觀政之觀維城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語意與此相似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一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鉌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二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四

吳潘維城朗如著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集解（箋）說文里居也篇曰釋文里猶鄰也周禮遂人五鄰爲里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里居也仁其最美者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不擇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集解注同○釋文不處昌呂反後不音者及焉得於虔反知音智注及下同（箋）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今李賢注引此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論語古義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僻擇不處仁爲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箋）禮記坊記小人貧斯約注約猶窮也王逸楚辭招魂注約屈也

不可以長處樂 釋文處樂音洛 仁者安仁 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集解 知者利仁 注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 集解 箋 禮記表記引此二句不云論語冊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仁者樂道智者利道亦此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釋文能好呼報反能惡烏路反 箋 禮記緇衣云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彼所謂君子即此所謂仁者也後漢書下邳惠王衍傳注漢和帝詔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論語補疏曰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為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釋文無惡如字又烏路反 箋 漢石經無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箋 說文欲貪欲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鹽鐵論褒賢章後漢書陳蕃傳引處並作居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釋文惡音烏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 集解 鄭曰造次倉卒也釋文造次七報反馬云云鄭云云顛沛音貝僵居良反本今作偃仆音赴又蒲逼反 箋 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沛者勿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為拔維城案讀拔如字是以為大木斯拔之拔非也陳奐疏顛讀為蹎沛讀為跋拔與跋通說文蹎跋也跋蹎也蹎跋本字顛沛假借字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趀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為趀也顛沛讀若趚䟺說文解字曰趚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䟺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顛沛當為趚䟺從陳說當為蹎跋而其以顛沛為假借則同也穀梁僖二十二年傳註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無終食之間句當是撮舉經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惡

不仁惡烏路反下同〔箋〕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惡不仁者其爲仁矣〔箋〕吳志顧雍傳注引矣作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箋〕禮記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論語後錄曰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爲過論語補疏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諦視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涖民者示也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疑當時本有作人者四書賸言謂仁是人字本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箋〕漢石經矣作也日知錄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箋〕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道語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注〕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云云與比毗志反〔箋〕論語古義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注皆讀爲敵陳鱣曰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白虎通諫諍篇曰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論語後錄以爲此言君臣而僭其文范甯訓適莫爲厚薄無依據又後漢劉梁和同論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李燮傳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子曰君子懷德〔箋〕說文懷念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也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釋文放於利方往反〔箋〕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怨說文云恚也恚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集解〔箋〕班昭疏賈逵薦劉般書並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知古本乎字上有於從政三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集解〔箋〕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疑即約舉此章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釋文參乎所金反貫之古亂反〔箋〕貫有行事兩義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經義述聞曰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曾子曰唯釋文曰唯維癸反〔箋〕說文唯諾也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正義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除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據此則唯與諾有緩急之辨維城案夫子呼參以先生而呼弟子故曾子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箋〕門人邪疏以爲曾子之門人秀水朱彝尊因之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臨海金鶚求古錄曰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釋文忠恕音庶〔箋〕說文忠敬也恕仁也周禮大司徒疏中心曰忠如心曰恕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尙得聞此奥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洪頤煊湯錫蕃曾氏貫論多從其說惟趙春沂論謂一毌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皆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亙从二在天地之閒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丅字皆从一从丨丨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田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毌與六書誼合此證之說文而可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箋說文無喻字錢坫陳鱣並云當作諭論語述何曰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集解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集解箋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諫之即此幾諫也論語後錄曰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即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法火以爍木也子諫父以恩故但爍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集解箋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此所謂不倦是所謂不倦者卽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皇疏引禮記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證邢疏謂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義皆未允經義述聞曰高誘淮南精神篇注云勞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集解〔箋〕禮記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集解○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箋〕陳鱣曰案漢石經亦有此章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之行將不及也集解○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爲身于僞反〔箋〕上元管同四書紀聞曰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釋文鮮矣仙善反少也〔箋〕後漢書王暢傳引無者字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師古注謂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以約句失之者鮮矣句又以約失之者句鮮矣句義並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集解鄭曰言欲難釋文欲訥奴忽反包云云鄭云云行下孟反下同遲鈍徒頓反〔箋〕說文訥言難也玉篇吶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或作吶禮記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正

義謂言語卑下也維城案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史記萬石君傳贊引此徐廣注訥字多作詘音同假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案德之效師古注鄰近也言修德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釋文數鄭世主反謂數云云梁武帝音色其反注同〔箋〕陳鱣曰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故鄭云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二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三

論語古注集箋五

南菁書院

吳潘維城朗如著

公冶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釋文公冶音也長如字可妻七細反下同〔箋〕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後漢郡國志琅邪國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維城案漢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注或曰薄姑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引昭二十年傳文今本作蒲姑蒲薄一聲之轉左昭九年傳正義引服虔云蒲姑齊也長墓在齊地則當爲齊人明矣而孔注王肅家語並以爲魯人范甯杜預以爲魯公族論語後錄謂公冶襄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是亦謂爲魯人皆非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釋文縲力追反紲息列反本今作絏〔箋〕說文無縲紲字陸德明本唐石經並作紲作絏者避唐太宗諱也論語後錄曰縲卽纍也絏卽紲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紲一本作羈絏是已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卽纍紲之說歟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於字纍從三田物不過三三股

徽者三糾繩也然則纍即徽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集解○釋文刑戮音六宮韜本又作縚同吐刀反

箋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以世本仲孫玃生南宮縚並引此以其兄之子妻之爲證又南宮敬叔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譽意以南容南宮韜南宮閱南宮敬叔爲一人四書賸言云容與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注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魯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了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讀史訂疑曰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遺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可疑四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羣經識小曰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氏而氏南宮也維城案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三復白圭憲問篇記南宮适問羿奡禹稷事夫子稱爲君子又稱爲尙德此邦有道所由不廢邦無道所由免於刑戮與至南宮敬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謚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疑即謹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久亡今所傳乃王肅僞造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若夫縚适之並爲南容則适通作括縚又作韜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寛也玉篇韜藏也寛也劒衣謂之韜韣弓藏謂之韜韣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韜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
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集解○釋文斯
焉於虔反此〈箋〉史記弟子傳魯宓不齊字子賤論語後錄曰
行下孟反李涪說不齊姓虙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
賤郎虙犧之後史記列傳作宓不齊宓與虙古同字後漢書
伏湛傳說濟南伏生郎不齊之後虙犧字又作伏是伏與虙
又古字通也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
蔑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云云者作也又孔子謂子
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
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
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
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
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若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
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是
可為取斯之證史記弟子傳引此文無若人二字新序
雜事篇引孔子曰君子哉云云若人作子賤焉作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
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
也集解○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簠音甫簋音軌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言語
篇注明〈箋〉賜也何如史記弟子傳作賜何人也禮記禮器
堂位正義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
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論語古
義云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
連皆不從玉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陳鱣曰說
文槤胡槤也從木連聲是槤為正字連為省文輦為假音耳
釋故云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
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按鄭謂方曰簠圓曰
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賈
公彥謂亦以木為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集解〈箋〉左成
十三年傳正義服虔曰佞才也阮元揅經室集釋佞曰虞夏
書無佞字有壬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
爾雅允任壬佞也商周間始有仁字佞從仁與仁相近故書
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說文佞巧讇高
材也從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讇又一義禦口給又
一義段玉裁注巧者技也讇者諛也爾雅義疏以巧讇為一

義高材又一義云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昭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維城案許君以巧讇高材四字連屬訓佞則當無美義與魯世家以巧代仁之巧似有別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爲不佞則直以爲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主此義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衞靈公篇遠佞人是其證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釋文焉用於虔反下同禦人魚呂反〔箋〕論語後錄曰屢依字應作婁屢俗字也憎說文云惡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釋文漆音七彫丁條反本或作凋同〔箋〕四書釋地曰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名者惟問于有若對君之辭憲問疑憲所記南宮适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漆彫開則開爲其字無疑孔注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皆失之過庭錄曰漢書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訛論語發微曰漢蓺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彫邢本漢志並作雕維城案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考史記弟子傳又有漆雕哆字子斂鄭亦謂魯人則開當是其族王肅家語以爲蔡人故與鄭立異耳

子說〔注〕鄭曰喜其志道深也 集解○釋文子說音悅〔箋〕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鄭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 集解詩漢廣正義引作鄭注○釋文桴芳符反由與音餘編竹必緜反又蒲典反栰音伐〔箋〕漢書地理志東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謂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論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論語後錄曰浮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編竹木楚人曰泭秦人曰橃王逸說說文泭編木以渡也段注周南不可方思傳方泭也卽釋言之舫泭也爾雅字多從俗耳釋水曰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方言曰泭謂之篺篺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廣韻曰大曰篺曰筏小曰泭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爲泭也凡竹木蘆葦皆可編爲之

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
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
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
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
字材哉同耳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下同過我絕句一讀
過字絕句材才哉兩音不解音蟹不復扶又反下同【箋】陳鱣曰一曰已下卽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
同音二字俱從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
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
是鄭注也經讀考異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
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
字絕句引晉欒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
之與陳說異維城案欒肇說皇疏不載恐不足據且所引欒
說亦未必定於過字絕句卽陳以一曰已下當之亦屬未然
考皇疏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云云則
亦以過字絕句矣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之過疑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箋】孟武伯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賦軍賦
釋文千乘繩證反下注同賦鄭云云梁武云魯論作傅【箋】陳鱣曰賦傅同音故魯論借用鄭從古維城案魯論果作
傅則鄭當云魯論作傅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
何據治其賦漢書刑法志云兵敎曰禮誼之謂也論語後錄
謂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左襄
二十七年傳正義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學正義【箋】論語後錄云左傳唯卿備百邑案下
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爲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
大夫則六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
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故鄭云爾十終爲同
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
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
地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維城案邑有公邑有采邑故爲
宰者亦有仕公仕家之別論語釋故曰周官之制天子自六
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
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
百里以下大夫爲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

地法總舉甸以賅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賦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單父子游武城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零四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杜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爲周禮之縣正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

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集解○釋文於朝直遙反（箋）篇目弟子云公西華魯人束帶立於朝隸釋載孫根碑云束鞶立朝疑即用此鞶經義證曰左氏桓二年傳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據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爲文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邵氏正義云位古通作立謂此束帶立於朝即左傳所謂有位於朝也賓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賈疏要服以內對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言之大行人又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則賓者謂來朝之臣客者謂來聘之臣也與賓客言上擯之事釋故云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素積素衣麑裘素韠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略皆然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集解○釋文聞一如字本或作問字非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箋〕論衡問孔篇引此文愈下無對字吾與汝下有俱字云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淩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論語古義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後錄又據新唐書孝友傳任敬臣刻志從學任處權見其文歎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所引論之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邢疏亦有俱字俗本脫之耳論語述何曰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予晝寢〔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今從皇本○釋文宰予羊汝反或音餘晝竹救反寢七荏反鄭曰寢臥息也文選高唐賦注資暇錄〔箋〕宰予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羣經義證云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警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論語後錄云寢依字當作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寑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臥者殆同譏歟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隋侯白注論語李習之筆解同見齊東野語梁武以前無此讀不足據子曰朽木不可彫也〔注〕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釋文朽香久反彫丁條反腐房甫反琢陟角反畫乎卦反〔箋〕說文㱙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朽木說曰一時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爲晝讀爲畫之徵不知其用是句包義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王曰杇墁也二者諭雖施功猶不成也集解○釋文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杇音烏本或作杇鏝也槾或作鏝末旦反又末丹反塗土之器〔箋〕杇陸本作圬論語後錄非之云說文解字曰杇可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鏝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並作杇太平御覽以汚爲圬四書考異云爾雅

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杇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音義污本又作杇蓋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圬爲續作字也槾爾雅釋文云鏝本或作槾又作墁歸安嚴元照爾雅匡名曰說文金部鏝鐵杇也从金曼聲或从木作槾又木部槾杇也从木曼聲土部無墁字

於予與何誅釋文於予予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箋〕論衡問孔篇引與亦作予下同說文誅討也討治也言無以治之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釋文其行下孟反〔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鄭曰剛謂強志不屈撓書皋陶謨正義包曰申棖魯人也集解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申棖直庚反包云云鄭云云〔箋〕說文剛彊斷也申棖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申棠一人耳錢宮詹養新錄曰詩俟我堂兮箋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續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續則轉寫譌也拜經日記曰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繚子周繚字當作申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上字一貯瓨伸繚堂下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又續字之轉誤當棖聲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堂詩箋堂讀爲棖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何以棖堂聲相近小司馬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述論語鄭注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寮注鄭義雖亡知必與馬同隸續載魯峻石壁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並可證公伯寮爲弟子矣王肅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公伯僚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爲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閒以難鄭者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後錄云魯有申氏申繻

申豐是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虔反〔箋〕說文無慾字王政碑云無申棠之欲則古止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集解〕〔箋〕說文加語相增加也緋城桒左隱三年傳以小加大少陵長為六逆之三加與陵字法一例不欲亦逆理之舉故馬訓加為陵也段玉裁說文注以據其上為引申之義亦與陵義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箋〕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論語述何云文章謂詩書執禮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後漢桓譚傳注〕〔箋〕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鄭以為有賢愚吉凶者陽貨篇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也天道潛研堂答問云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與易春秋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七政變動釋文引作變通論語後錄曰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當時之占書也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恉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為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論語述何曰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難與中人以下言也不可得而聞也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贊外戚傳師古注匡謬正俗並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常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與漢書傳贊合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日知錄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箋〕先進篇夫子稱由也兼人蓋謂其聞斯行之之勇而此則著其勇行之概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箋〕孔文子即仲叔圉衞孔悝鼎銘之文叔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釋文而好呼報反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箋〕子產公孫成子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謚維城案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謚者例稱謚而此獨稱字其殆未知子產之謚成乎憲問篇蘧伯玉放此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箋〕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集解〔箋〕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集解○釋文臧子郎反之守手又反僭子念反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文選七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禮器正義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箋〕韋昭魯語注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居蔡白虎通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語後錄曰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曰左傳襄二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爲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爲大龜乎家語龜名曰蔡此

王肅好與鄭難陰排論語出蔡地之說耳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包鄭同

山節藻棁

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

集解○釋文藻音早水草有文者也棁本又作棳章悅反梁上短柱也栭音而楹音盈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鄭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左文二年傳正義

箋陳鱣曰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爲據崔應榴說略同明堂位注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論語後錄曰棁陸德明云本或作棳釋名棳儒也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以名之是棳與棁同字節爾雅作楶說文解字作格格欂櫨也欂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棁爲藻刻節爲山惟天子廟飾見明堂位大夫有之其僭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蓋以此嘉定吳夌雲吳氏雜著云爾雅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栭謂之楶說文格欂櫨也欂壁柱櫨柱上柎也枅屋櫨也栭屋枅上標也引爾雅栭謂之楶是節彼皆作楶也又案說文棳木也棁木杖也不同義玉篇棳梁上楹棁同上是棁古通用棳藻說文云水草也重文作薻云薻或从澡維城案張衡西京賦云蔕倒茄於藻井薛綜注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藻棁亦猶是歟

何如其知也

釋文其知音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釋文慍紆問反

箋韋昭楚語注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漢書敘傳於菟作於檡釋地又續曰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其閒有三仕三已之事傳文不備楚世家亦未詳維城案莊子荀子呂覽史記並以爲孫叔敖事考叔敖爲令尹見左宣十一年傳十八年楚莊王卒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纔二三年耳恐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莊荀諸人去春秋時已遠必係傳譌楚語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之三仕三已外傳有明文四書考異謂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較爲可信維城謂國語著自邱明亦在莊荀諸人之先又與子張同受業於聖門故其言與論語合也王符潛夫論遏利篇亦云

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其言有饑色云云尤足爲無喜色之證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焉於虔反下同 箋 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經傳考證曰充此篇敢於誹訾孔子可謂非聖無法然謂不知如此焉得爲仁與聖人語意脗合意必夏侯蕭章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宋翔鳳亦謂論衡多引今文家說此蓋魯論家所傳實鄭讀知爲智所本又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見乎漢書古今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並同鄭義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注 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釋文鄭注云云弑施志反本又作殺同十乘繩證反 箋 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杜預左傳注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論語述何曰春秋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氏不著未可謂善於事矣有馬十乘四書釋地謂凡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賦千乘則文子采邑殆方一里者百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棄說文云捐也唐石經作弃違說文云離也羣經義證曰宣十年左氏傳凡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記論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箋 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是也維城案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莊公見弑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

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貿貿然來子故謂爲未知也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即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較古論爲長經史問答曰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閒覬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愼守何清之有熟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釋文三思息暫反文如字行父音甫賢行下孟反〔箋〕韋昭魯語注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論語後錄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唐石經同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衞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集解○釋文甯武子乃定反俞羊朱反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釋文則知音智下同〔箋〕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知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釋文歸與歸與並音餘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斐然芳匪反〔箋〕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吾不知所以裁之禮記表記正義引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蓋史記爲舊讀正義從鄭讀也四書釋地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歎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屢發是歎邪余謂三年己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云云蓋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三年戊申蓋復出也狂簡論語後錄謂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案說文解字無狷字懁作獧簡獧聲相近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裁說文云制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

謚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箋）邢疏本釋文困學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紀聞云少陽篇未詳何書維城案皇疏云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不言出春秋少陽篇至釋文始云未知陸氏從何得之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釋文乞醯呼西反亦作醯

（箋）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竢質四書考異敘畦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通是也竢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袌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傳其信或傳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卽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醯說文解字云酸也作醯以鬻以酒从鬻酒並省从皿皿器也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罋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罋則醯乃醬之酸者非酢也維城案此駁邢疏醋也之說然皇疏已云酢酒也醋古作酢是較皇疏但省一酒字說文云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則酸卽酢之別名不得以叔明說爲非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釋文色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箋）禮記表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四書考異曰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皆以足爲手足之足不讀將樹反則釋文前一音非也皇疏引繆氏解足爲滿足亦非此章皇邢本並有子曰字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箋）論語後錄曰劉歆論左氏春秋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丘明與夫子同時人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之史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論語發微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

爲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匿怨而友其人釋文匿女力反〈箋〉廣雅釋詁云匿隱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箋〉釋地又續曰子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子曰盍各言爾志**釋文盍戶臘反〈注〉鄭曰盍何不也文選思玄賦注〈箋〉禮記檀弓注同**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釋文憾戶闇反〈箋〉衣輕裘唐石經作衣裘旁注輕字論語後錄謂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陳鱣亦云因雍也篇致誤潛揅堂原闕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邢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說文無憾字禮記中庸注憾恨也釋文憾本又作感是知古止作感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從共字絕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一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句朱少白云白虎通引無衣字與皇疏同語意直捷深得先賢氣象蓋未敝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維城案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古人何讀不同此又一說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箋〉無伐善無施勞謙也易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即此意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四書考異謂孔子無以不伐稱顏淵文恐因此誤憶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釋文少者詩照反〈箋〉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矣四引同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信之上者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安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集解○釋文訟自用反責也〈箋〉說文訟爭也易有訟卦武

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曰陰與陽爭故曰訟維城棻過屬於陰而中心克治之故曰內自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釋文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箋】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爲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楊倞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云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皇疏引衛瓘曰焉猶安也論語後錄云荀子多以焉爲安讀亦通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三終

海甯蔣廷黻校
善化劉鉅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四

論語古注集箋六　　南菁書院

吳潘維城朗如著

雍也第六釋文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集解○釋文言任音壬又而鴆反諸侯治直吏反一本無治字一本言任諸侯治國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禮記檀弓正義【箋】論語偶曰此南面與衛靈篇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鄭注皆云任諸侯治蓋天子之下尙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三十三年傳魏子南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皆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注言任諸侯治治字亦不苟下禮經釋例云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

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戸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經義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淸理可以爲卿顯趄玄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謂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誤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先誤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民說亦云使南面如使漆彫開仕之意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鄭曰子桑秦大夫釋文桑子郎反鄭云云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集解○釋文無見賢遍反〔箋〕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時恐非即公孫枝矣陳鱣謂皇疏引說苑云云正與子桑伯子大簡合王肅謂書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

子曰可也簡〔箋〕說苑修文篇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釋文而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箋〕以臨民說苑修文篇引作以道民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同

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釋文好學呼報反〔箋〕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幸說文云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短命史記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不著卒年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拜經日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

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云云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時六十八年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疊書顏淵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為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十二阨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江永孔子年譜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較臧氏後一年者江氏生年從公穀故也若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謂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則按諸經傳無一合者此眞不足辨者矣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釋文今也則亡本或無亡字郎連下讀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集解○釋文使於所吏反為其于偽反釜音父六斗四升箋冉子史記弟子傳作冉有或以為伯牛蓋以尸子數也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為證經史問答謂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為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為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釜據左傳四區為釜小爾雅廣量亦云區四謂之釜胡承珙小爾雅義證曰管子輕重篇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據此釜之與區差以五倍則是五區為釜非四區為釜然據尹知章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鏂則區數本不同此蓋如今之斗斛同一名而各方大小或異耳是也周禮廩人陶人㮚氏並作鬴注量六斗四升曰鬴嘉定陳瑑釋量曰攷工記㮚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案圓內容方方之對角斜弦即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為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為四尺二寸於密率為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

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鬴也蓋鬴之爲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鬴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侈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三等求之皆不合一鬴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皆不合 請益曰與之庾於六斗四升之爲鬴也見六九齋饌述稾

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集解○釋文庾俞甫反十六斗爲十六斛不載别解 箋邢疏以庾即聘禮記之十六斗之籔皇疏謂周禮旊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觳案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丹陽姜兆錫儀禮補注據考工記注觳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籔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㮚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即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錄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斞論語竢質引錢坫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蔵庢考古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斞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邸漆三斞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集解○釋文秉音丙十六斛也箋馬以秉爲十六斛與聘禮記注同小爾雅廣量云鍾二謂之秉斛鍾入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大多也集解○釋文衣輕於旣反大多上音泰或吐賀反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皇疏 與之粟九百辭箋沈彤周官

祿田考云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維城案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小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舉其大數也不曰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粟與之而已然則夫子仕魯其未有加田者與晉語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武億羣經義證並以此爲異文拜經日記謂此韋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所據論語本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宰食此田粟九百也故韋引論語以釋之鄭注本史記世家江永孔子年譜定公九年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十年爲司空進位爲司寇蓋思於其時爲宰也

子曰毋釋文曰毋音無〔注〕鄭曰毋止其辭讓也禮記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詩采菽正義〔箋〕說文毋止之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集解〔箋〕經義述聞曰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經讀考異曰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不煩以毋字作頓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釋文犂牛利之反雜文曰犂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騂息營反其舍音捨棄也一音赦置也〔箋〕說文犂耕也惠士奇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論語駢枝曰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亦豈得

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獄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秋槎雜記云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耒有金耜耜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从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犂牛爲耕牛矣犂與黧異魏策黧牛之黃也以虎黧黑黃雜色與犂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是犂牛爲耕牛矣經義述聞曰淮南子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㸷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高注犂牛不純色郎引論語文爲證案犂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牛之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論語後錄曰依字犂作犛犂犛之省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直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子且伯牛在聖門德行之科夫子問疾之時痛惜甚至亦何至比諸犂牛錢宮詹養新錄謂充言誕妄不足信是也後錄又曰古者用卜牲必先卜日中者用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爲用春秋左傳曰牛卜日曰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隱大子于岡山之用札樸云汲冢書用紂于南郊春秋成十七年用郊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皆是經傳釋詞云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集解○釋文也與音餘下同決斷丁亂反〔箋〕爾雅釋詁惈勝也郭註作果云左傳殺敵爲果邵氏正義方言惈勇也廣韻云倉頡篇果、敢作此惈眾經音義引孫炎云惈決之勝也邢氏義疏亦引眾經音義引蒼頡篇惈憨也云憨亦敢也通作果維城案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爲惈之借字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又謂由片言可以折獄則果當兼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曰果注果謂以勇決爲之是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箋〕論語後錄云藝俗字當作埶維城案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釋文騫起虔反 費音祕邑名〔箋〕史記弟子傳魯閔損字子騫費季氏邑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常熟蔣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云季氏費邑今山東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鄪故城論語後錄說文解字作粊玉篇作鄪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善爲于僞反復扶又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箋〕史記弟子傳引無吾字與鄭本合汶字汶上音問水名 上四書釋地云曾氏曰有徐州之汶靑州之汶此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鄶鄉於峴至安邱入維者別又續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札樸云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尙書地理今釋曰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鎭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淸州會漳衞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伯牛有疾〔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集解〔箋〕伯牛見前犂牛章有疾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或云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注故文選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也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集解○釋文自牖由久反〔箋〕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荆谿任啟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墉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鄉黨圖考曰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論語釋故曰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即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亳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下自是墉字之訛任說是也論語後錄曰伯牛之疾惡疾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者蓋恐人室致己亦有是疾耳論語竢質曰孔子聖无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維城案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未必知醫江氏切脈之說姑備一義 曰亡之〔箋〕義門讀書

記曰亡之者言無可以致疾之道漢書宣元六王傳作蔑之新序作末之並連下命矣夫讀論語後錄曰蔑之言滅也易剝蔑貞凶荀爽本作滅亡有滅義故通之札樸云末滅聲相近說文苜讀若末師古漢書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蓋連下文兩句釋之如此**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釋文矣夫音符箋白虎通壽命篇曰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傳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羣經義證謂較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維城案史記重命也夫句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句疑亦當時異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鄭曰簞笥也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傳正義○釋文一簞音丹食音嗣一瓢婢遙反笥息嗣反箋簞集解引孔注同鄭故釋文不引鄭云而有笥音陳鱣曰士冠禮疏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為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曰漢律令曰簞小筐也瓢說文云蠡也段注蠡者蒸也蒸字注云蠡之言離方言劙解也一瓠離為二故曰蠡鄭注𨝬人云瓢謂瓠蠡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瓢也儿歎匏𧓈蠹於筐籠急就篇蠡升參升半卮觛方言蠡或謂之瓢或謂之簞或謂之櫼則字皆从瓜王伯厚注急就云皇象碑本作盠李本作蠡廣韻齊薺韻皆有蠡士昏禮四爵合巹注云合巹破匏也昏義亦作巹正義云以一瓠分為兩瓢巹者蓋之假借字然則瓢者瓠之半者也莊子所謂剖之以為瓢也**在**

陋巷釋文陋巷戶降反箋說文陋阨狹也𨞎里中道巷篆文从𨛜省經義述聞曰衖尻也衖巷古字通陋巷謂隘狹之居郎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維城案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巷一作居亦其證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愼微篇漢漢書樊英傳注引巷下並有之中二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釋文其樂音洛箋法言學行篇顏氏子之樂也內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賢哉回**

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釋文不說音悅箋後漢書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此文也作者**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釋文中道如字一音丁仲反今女音汝畫

音獲〔箋〕中道而廢猶禮記中庸云半塗而廢也鄭彼注云廢猶罷止也畫說文云界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集解〕〔箋〕北堂書鈔六十六引此注作何邵公論語述何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云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集解〕〔箋〕武城南武城也無錫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拗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鄅成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與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卻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据程啟生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

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啟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常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絃歌臺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釋文女得音汝 箋 唐石經爾作耳阮元校勘記云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經傳釋詞作耳云耳猶矣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注 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集解○釋文澹臺徒甘反由徑古定反 鄭曰步道曰徑 史記高祖紀索隱 箋 有澹臺滅明者近讀以有字連下爲句經讀考異曰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以有字句絕語勢正同徑說文云步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惠氏禮說曰已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康成曰徑踰射邪趨疾謂不由正道故禁之子游稱子羽行不由徑蓋謂其行方也羣經義證云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大戴禮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此義謂保身爲孝亦可附證論語後錄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作邎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又云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云㫃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㫃偃其借字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 注 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 皇疏 箋 孟之反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其氏非姓也鄭君偶誤耳莊子大宗師篇有孟子反卽之反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注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集解○釋文而殿都練反注同 箋 說文奔走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後曰殿詩采菽傳曰殿鎮也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鎮也謂鎮軍後以禦敵也說文重文作脾臀今作臀段注謂軍後曰殿卽臀之假借字蓋取鎮靜在後之義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釋文祝鮀徒多反宋朝張遙反〔注〕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正義〔箋〕祝鮀左傳漢書作祝佗據字子魚當以鮀字為正經義述聞曰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箋〕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維城案門與戶對文則異散文當通故禮記禮器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謂三百三千皆由誠也彼以戶喻誠此以戶喻道語意相似孟子萬章篇云禮門也惟君子出入是門也門戶為出入之所共由記言入此言出其義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集解〔箋〕禮記表記云喬而野朴而不文即此意

文勝質則史〔注〕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 集解〔箋〕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為文史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為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集解 ○ 釋文文質彬彬彼貧反文質相半也說文作份文質備鄭曰彬彬雜半貌也後漢馮衍傳注〔箋〕陳鱣曰說文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樊省聲許君所稱本古文當从古作份論語後錄謂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歟況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為今文矣論語述何云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集解 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 詩萇楚正義〔箋〕周書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中平之人孫星衍疏云此三德為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又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

罔之生也幸而免〔注〕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集解〔箋〕論語後錄曰罔讀如易通卦驗倶陽曰罔倶陰曰罔之罔維城

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粲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强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字經讀考異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康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飮另爲句正可舉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集解○釋文好之呼報反下注同樂之音洛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集解○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上同語上魚據反下同上知音智〈箋〉漢書古今人表注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集解○釋文知音智下章及注同化道音導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集解○釋文而遠于萬反瀆徒木反本今作黷〈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正義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維城案朝廷所以臨涖斯民者內之其卽示務民義之意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四書考異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敎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集解○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 仁者樂山〈箋〉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

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論語後錄曰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卽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知者動**注包曰有進故動也集解**仁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集解○釋文知者樂五孝反下同箋釋文樂五孝反疑誤樂當音洛若讀五孝反則上文已有不煩更音矣論語後錄云兌說也故曰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箋中論夭壽篇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悅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集解○釋文有大公周公音泰下同箋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而右曰魯庶幾至道言齊人不如魯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集解○釋文觚不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皇疏箋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釋曰爵制令韓詩

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此宜從今文作觚者叔孫通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說文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觗觶或从辰觚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誤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論語釋故曰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觚木簡也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以其平面言之謂之方以其棱角言之謂之觚然觚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 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集解箋逝往釋詁文說文同陷說文云高下也一曰陊也又云陊落也从𨸏多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墮非是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自投下也集解箋說文欺詐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矣夫音符箋經義雜記曰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義門讀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論語述何曰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繼周以俟百世非畔也日知錄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

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天緯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鄭曰矢誓也否不也〔釋文〕不說音悅矢之孔鄭繆皆云誓也否鄭繆方有反不也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箋〉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又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云云此史記之說亦必有所據坫案以孔叢合坊記義與史記殊維城案史記載使使請見之辭則非因大饗明矣孔叢子究係僞書不足據矢古誓字周易虞翻注矢誓也否史記作不經義雜記曰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誓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月更有誓辭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鄙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史記作鄙德釋名否鄙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否鄙亦聲相近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反塞也論語竢質曰否讀如否卦之否厭讀如叔孫豹繆天厭己之厭呂氏春秋貴因覽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後錄謂釐夫人即夫人南子稱釐靈音之譌歟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泿穹王崧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聵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爲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爲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亦通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釋文〕民鮮仙善反〈箋〉禮記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鮮罕也周禮師氏一曰至德注至德中和覆燾持載含宏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風俗通義過譽篇引中庸上有大哉字論語竢質曰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於此者歎斯學不劵者之

難得也論語述何曰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釋文博施始豉反 箋 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下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必也絕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釋文夫仁音符 注 鄭曰方猶道也後漢班彪傳注 箋 說文譬諭也論語述何曰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四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五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七

吳潘維城朗如著

述而第七 釋文今三十八章 箋 陳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盧文弨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 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集解 鄭曰老老聃彭彭祖 釋文而好呼報反注同老彭篯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曾子問正義 箋 說文述循也述籀文从秫作𨒅也禮記樂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卽述而不作也老彭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羣經義證曰老彭鄭指爲二人攷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商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

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子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論語後錄曰王弼曰彭祖案諸家皆以老彭爲兩人唯大戴禮謂老彭卽彭祖高注呂不韋書亦云陳鱣曰史記老莊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樸學齋札記曰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維城案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當别是一人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夫子删定六經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釋文默而俗作嘿亾北反不厭於豔反不倦其卷反是行下孟反〈箋〉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論語竢質曰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言何有於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釋文能徙思爾反〈箋〉說文講和解也徙迻也迻遷徙也憂說文作𢝊愁也从心从頁徐鍇曰𢝊形於顏面故从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

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本作宴夭於驕反和舒貌〈箋〉禮記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鱣曰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臧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古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伸漢書敘傳夭夭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夭夭或作妖妖廣雅曰妖妖申申容也皇疏夭夭者皃舒也讀書證疑以貌舒爲笑云笑古止作夭或作芺說文媄女子笑皃許氏以芺爲笑段借字讀書叢錄曰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屈伸如意論語述何曰燕居謂不仕之時申

申謂施教也天天如謂弟子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貢言游更迭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證笑古作芺或通作芺無有作夭者故謂夭夭爲笑貌可謂卽笑字不可詩凱風傳云夭夭盛貌葢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下同本或無復字非

箋經義雜記曰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所見本亦當無復字經讀考異云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攷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傳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實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彥周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讀亦可爲證四書考異謂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多如是潛夫論夢列篇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子曰志於道箋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士字據於德箋說文據杖持也德禮記少儀注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依於仁箋說文依倚也游於藝箋禮記少儀注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同無誨魯讀云云箋論語偶記曰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是婦人相見之物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葢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始行束脩時矣經學卮言云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云云葢並同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

台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膱凡作脯之法皆以條內中屈之五膱則爲朐屈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裹糧之意也此束脩之別一解樸學齋札記曰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卽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泰誓正義蓋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羣經義證曰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一解也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馮衍傳云云此以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此以贄言之又一解也論語竢質謂撿束其身脩治其行是從謹束脩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脩飾義並不從邢疏而申鄭義陳鱣云魯讀誨爲悔是假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釋文不憤房粉反不悱芳匪反爲說于僞反以語魚據反復重直用反【箋】禮記學記云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說文憤懣也啟教也从攴启聲下引此文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曰悱悱疑卽怫字玉篇云怫意不舒治也義近維城案說文云怫鬱也懣鬱義亦近蓋一則心不能達一則口不能宣也舉一隅皇本唐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引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讀書叢錄云鄭曰說則舉一隅以語之鄭本亦當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述何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史記世家引此節文無不悱不發句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箋】禮記檀弓注云助哀戚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箋】說文哭哀聲也歌詠也禮記檀弓曰弔於人是

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哭日不歌注云哀未忘也周禮女巫疏引鄭志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經讀考異云舊讀哭字屬上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四書考異據義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有也字亦謂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釋文舍之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是夫音符 箋 論語述何曰用舍天也孔顏之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釋文誰與如字皇音餘 箋 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箸異讀邪皇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釋文馮河字亦作淜皮冰反 箋 詩大叔于田傳暴虎空手以搏之陳奐疏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馮河說文作淜云无舟渡河也从水朋聲論語後錄曰古淜與仌同音馮字从仌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兖人也兖冀人聲相近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好謀呼報反 箋 論語補疏曰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即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注 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集解 ○釋文執鞭必緜反或作鞭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 箋 論語補疏曰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恉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即如可求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

子爲委吏乘田正所謂吾亦爲之論語後錄曰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士鹽鐵論貧富章引作事說苑立節篇云大聖之操也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釋文所好呼報反

子之所慎齊戰疾 釋文齋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疾之彥反 〔箋〕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慎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慎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注〕周生曰孔子在齊聞韶習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集解○釋文聞韶士昭反注同 〔箋〕史記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江氏孔子年譜云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說苑修文篇孔

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爲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論語後錄曰史記說苑三月上並有學之二字桑其義是韶漢書禮樂志作招古字通經讀考異云近讀從韶字絕句考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論語述何曰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亾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 集解○釋文爲樂並如字王云爲作也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 〔箋〕四書考異曰按肅似讀爲爲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在齊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集解○釋文爲衛于爲反注及下同大音泰蒯

苦怪反聵五怪反鞅於丈反于戚于歷反曼姑音萬〔箋〕事見春秋哀公元年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箋〕說文諾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入也〔箋〕論語古義曰賢人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
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經學卮言云本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而得
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亦同此意曰怨乎〔箋〕羣經識小曰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雋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大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
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為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為深切也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
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集解○釋文惡行下孟反
〔箋〕論語述何曰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目卒月葬無危文於輒無
立文似得為衛輒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於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為輒之義當不為喪主而奉以避位蒯聵之罪已

成於出奔又挾晉亂臣而欲篡衛夫子不能討齊衛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於靈公故夫子不為也時
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為二賢謀為夫子反魯地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釋文曰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
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飯也曲肱國弘反臂也而枕之鴆反樂亦音洛〔箋〕論語後錄曰疏食粗糲之食也
儀禮喪服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
訓粗明疏即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彼疏斯粺
箋云疏麤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春斗一斗為粺九升又去為鑿八升又
為侍御七升故疏為最粗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
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
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
者疏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

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宗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即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生言其鄉俗食以粟爲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繆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柔秫稷之黏者秫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又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菜疏曰疏穀食曰食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草實曰疏食四書考異又據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云菜也謂疏兼有麤菜二義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肱說文作厷云臂上也厷古文厷象形肱或从肉詩無羊傳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而類記之不特蔽瓚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釋文數色主反學易如字魯讀云云〈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加亦作假論語稽求篇云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焉而易則與天地相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候也論語古義曰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又經典釋文校語云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斆音效約音要維城案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則斆爲學之正字五十以斆即五十以學學與約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學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即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定從古也前明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

此言五十即乾鑿度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集解)(箋)禮記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曰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論語駢枝曰雅言正言也鄭謂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為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為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為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為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為雅言雅之為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亦云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為斷蓋詩書為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為夫子之文

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聖門以讀書爲學詩書執禮學之事也詩以治性情明德之學也書以道政事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巳復禮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聖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此子之所以雅言也論語補疏云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文最爲簡妙上旣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辭雅是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書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曰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論語偶記曰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貍首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巳在中也四書考異曰禮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卽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止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釋文葉公舒涉反〔箋〕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春秋大事表曰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郘十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釋文憤符粉反樂以音洛〔箋〕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

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
論語述何曰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
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
蓋又在莫年矣經傳釋詞云云爾語已詞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勉
勸人以學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箋經傳攷證曰此聖人不以生知
自居而處於學知也敏勉也蓋好而信古而勉力以求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
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
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集解○釋文奡五報反盪舟吐浪反弒音試下同箋漢書郊祀
志引論語說無力亂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箋史記孔子世家引必有作必
得唐石經穀梁僖二十七年
傳范甯注引三人行上並有我字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
三人並行卽用此文論語後錄曰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此云善不善當作是解非
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維城案子產語見左襄三十一年傳
潛夫論德化篇引而改之作我則改之與左傳同論語
述何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
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也集解○釋文桓魋徒雷反箋論語後錄曰說文無魋字漢書
西南夷西粵朝鮮傳有椎結史
記作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之十二諸侯
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者不合宋世家與
表同江氏年譜兩不從繫於定公十四年云孔子五十七歲
陳鱣曰司馬黎誤當
作司馬黎兄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
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

之也集解○釋文知廣音智隱匿汝力反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衆著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釋文文行下孟反忠李云臣事君也信李云與朋友交〔箋〕義門讀書記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箋〕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文善人上子曰作又曰是善人以下古別爲一章善人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恆易象辭云久說文云常也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蓋歎無恆者之衆而以此警之也困學紀聞曰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政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釋文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箋〕後漢紀引此亡作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釋文子釣音弔不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謂宿鳥也〔箋〕說文釣鉤魚也綱維紘繩也經義述聞曰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弋說文云橜也象折木衺銳箸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爲隿說文解字云隿繳射飛鳥也字少通用維城案經典多借用弋無作隿者宿說文云止也蓋謂止宿之鳥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集解〔箋〕詩桑柔篇予豈不知而作子言本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箋〕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似即引此文漢書溝洫志贊亦引下二句識作志論語述何曰不知而作謂不問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心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集解○釋

文互鄉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絕句童子見賢徧反注同〔箋〕困學紀聞曰王无咎云鹿邑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四書釋地續以爲不足憑實記曰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論語後錄曰互之言午午者悟也互鄉猶寑邱耳論語竢質亦云互讀與午同午悟也互鄉之人性多悟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是今作童爲借字實記又云皇邢二氏並引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箋〕論語後錄曰言疾惡何必已甚乎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論語述何曰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集解○釋文之行下孟反〔箋〕論語述何曰諸侯卿大夫所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集解〔箋〕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此文斯仁至矣作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是古本仁字在斯字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司敗如字鄭以爲人名云云〔箋〕論語古義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陳鱣曰鄭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是司敗本陳楚官而齊大夫取爲名也細繹陳說是也春秋時齊有陳氏無田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胷曰揖巫馬音無君娶七住反本今作取爲同于僞反〔箋〕巫馬期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論語古義曰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

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論語竢質曰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論語後錄曰此所云云春秋卽不修春秋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論語述何連君而知禮二句解之云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釋文後和戶臥反〔箋〕史記孔子世家云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箋〕論語駢枝曰楊愼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卽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維城案說文忞从心文聲慔从心莫聲二字相次則文莫者忞慔之省非叚借也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與此同義論語述何曰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略孔子亦略是也故云未之有得經義述聞曰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吾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箋〕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卽知與仁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集解〕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釋文抑爲於力反不厭於豔反正唯下引魯讀〔箋〕陳鱣曰魯讀亦通馬曰正如所言對子義較精故鄭從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集解〕○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

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箋〉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

子曰有諸〈注〉周生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集解〉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釋文〉有之誄曰力軌反說文作讄云或作讄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爲謚也神祇祈之反〈箋〉誄周禮小宗伯注引作讄古文論語作讄引見說文論語後錄曰作讄者是讄禱也誄謚也禱者求福之詞誄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爲讄讄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大祝六曰誄先鄭曰誄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讀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之誄是涸讄於誄之始歟神祇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注〉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箋〉論衡感虛篇引此云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曰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論語後錄曰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出卜讀同詩握粟出卜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釋文〉不孫音遜〈箋〉論語述何曰儉古之儆也奢今之儆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亾等故救春秋之亂者甯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集解〉魯讀坦蕩蕩爲坦湯今從古〈釋文〉坦吐但反蕩蕩徒黨反魯讀云云戚戚千歷反〈箋〉坦說文云安也陳鱣曰鄭讀蕩者同王道蕩蕩段大令曰坦蕩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必二字皆與文詩宛丘之湯亦讀蕩論語後錄曰宛丘傳湯蕩也是湯蕩義同蕩蕩湯無思慮貌王逸說維城案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引論語曰其德坦蕩似卽此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五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 校